

语言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观察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新语词的生成、语义变化等是重要的考量内容。作为思维的符号,我们不仅为了识别或给予生活经验以意义而建构起语言,同样也通过语言来定义我们自己的生活。因而语言与现实之间既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也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索绪尔说成语言符号的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现实的客体;而卡西尔虽然认为语言最初从神话中得到滋养,但“它并不是一种发明的符号工具,而是一种实际的状况”。所以语言的任何细微变化,首先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年份,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40年来最热门的语词之一,它作为基本国策,是被老百姓在日常话语中进行诠释的。例如,“吃饱”曾是40年前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现在“减肥”已经是一个“高频”词语了。可见语言鲜明地表征了社会的变化。

因此,通过分析语词的变化来观察社会,是一个有效且便捷的方法,《咬文

2018年《咬文嚼字》热词榜里排进了“杠精”这个名词,围绕着它的生动表达已经有很多,简单地说,杠精是一个进行表演性抬杠的行为主体。进一步,人们还讨论出了一种无意识抬杠的人格性质:杠精体质。有人总结出杠精的几种行为模式:爱泼冷水、挑刺成癮、自我感觉爆棚、断章取义、爱钻牛角尖、冥顽不灵。作为一名杠精,我认为此事值得唱唱反调。

鉴于杠精常年给周围人带来负面情绪,因而人们似乎也总是把“杠精”归为比较消极的群体。但从历史上看,“杠精”显然也起到过积极意义。比如在先秦诸子中,“名”家与“道”家都是抬杠界的精英,“白马非马”和“道可道,非常道”这些命题可以让杠精们不吃不喝地讨论上一整天。庄子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向孔子发难,在他设计的对话中,孔子总是被他巧妙的杠精式问题搞得无言以对。儒家学说强调“仁义礼智信”,而在《帛箴》里,庄子问道:“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而后以盗跖为例,说明了盗贼们也讲究“仁义礼智信”,对孔子进行了一番解构。最后他得出结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同时期的雅典也有一位著名杠精——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讨论什么是“美”,希庇阿斯每提出一种可能,苏格拉底就予以否定,最后他认为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

这种例证不胜枚举,可以说几乎整个“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各个都是杠精,只是在每个时期的称呼不同,而且在任何时代,他们都不大受人欢迎。中国历史不缺勇敢的杠精和懦弱的唱反调者,在古代甚至专门有这样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工作——辩士。不过今天的杠精与古代的辩士相比似乎总是少了些浪漫,因为后者是把脑袋悬在腰上,跨过了刀尖与血污,杠精就显得只是在耍嘴皮子,在诡辩和狡辩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杠精也分三六九等。前面所说的先秦诸子、古希腊智者和舌战群儒的诸葛亮都是知识分子,而我们生活中更多见到的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所以就可以分出知识分子杠精和非知识分子杠精两种。

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他们终生向固化的常识挑战,所以那些负面的因素在他们身上固然存在,但也可以在积极的方面

嚼字》杂志一年一度的“流行语”发布即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一活动针对的对象是年度内的热点流行话语,而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品牌,每次发布都会引起热议,这愈加证明了上述语言与现实的双向关系。分析由其推选的2018年“十大流行语”,我们会发现,它们正是作为进入新时代后的现实表征和愿景表达而出现并流行开来的,是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的语言症候。

语言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会为涉及到的人创造社会认同。所以,当“改革开放”成为现实语境时,我们才会改变“眼前三尺、鼻下三寸”的观察和思考方法,在更远和更高的位置上反躬自省,从而才有了全球性的、全人类的视野,才有了海纳百川、气吞山河的气度。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被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词组不仅被严肃地作为由中国倡议、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全人类的目标,而且可以被用来通俗地确证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分析“共同体”这一概念时曾说,最有前

表现为:批判性、主体意识、掌控细节、坚持不懈和引譬连类。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换在今天就是“真理越杠越清楚”。中国现代以来第一位出名的知识分子杠精非鲁迅莫属,而后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鲁迅精神的追随者。譬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开篇就谈到了朋友在生活里看到的一个场景:两个旅客在轮船上聊天,唏嘘杭州雷峰塔倒掉的同时又讨论着街传巷议,说是倒掉的原因跟乡下人挖走塔砖有关系。其中一个旅客就叹气了:“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这似乎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很平凡的事,谁还没在公共场合见到过几个闲聊的人呢?哪个闲聊的人不是在唏嘘感慨呢?可专门写文章,说这种闲聊里透露出的思想是一种“病”的人就少有了。今天倘若有人这么做,旁人定要问你一问:跟你有什么关系?咸吃萝卜淡操心。而知识分子要说,爱操心正是他们的公德。鲁迅先生的意思,是这感叹的人虽然只是感叹西湖十景变成九景,却暴露出中国文化里对“全”的偏爱,以至于任何打破都要受压制,这就让传统文化里的流毒继续遗臭,而新文化永不得建立。同时,他也对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意见,即把新的和颠覆性的东西统统当做好东西的观点表示出不屑。他说:“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总而言之,别人说一,他们偏说二。别人要是说了二,他们又会说出三,说出四,说出一万种可能性来。

但这种抬杠有时毕竟还是有意义的,比如鲁迅在那篇杂文中不仅仅指出了问题,也给出了方法。他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权术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这说明,负责任的杠精应该是提出不同意见后,让读者和观众去明辨是非的,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负责任的杠精就像鲁迅所说的,只是破坏,不事建设。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虽然不喜欢别人抬杠,其实自己却总是提出无理要求。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童年中是最常见的经历,经典的例子就是家长和老师不许小孩顶嘴,但他们却常常给自己的非理性行

途的团结,是一种经过努力实现和获得的团结,是“在价值、偏好、选择的生活方式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对立、争论、谈判和妥协,来每天重新实现和获得的团结”,“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求同存异”,其中并无强权与征服,只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社会,这都是重要的思想进步。

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面对个体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选择,流行语不仅反映了生存情状和理想愿望,而且暗含着批判立场。“佛系”这个舶来词看似中性,但它的流行却是因为契合了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变化。进一步追问,导致“佛系”的原因在于“90后”一代经历青春躁动后进入与现实和解、也与自我独处的人生状态,试图在喧嚣、浮躁中求得一方心灵的净土。按理讲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过早地降低了,不仅无助于个人的进取,更于社会发展不利。所以当我们亲口言说或听到“佛系”的说法时,总会感觉到一种嘲讽和自嘲的意味。另一个词语“锦鲤”在隐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含义上是与“佛系”相对的,“佛系”讲究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大有一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心态,“锦鲤”则表现出对生活充满了期待。“锦鲤”一开始就与财富相关,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抽奖活动利用了人的驱利本能和拜物教心理,人人都希望成为小概率事件中的幸运儿,致使“锦鲤”大量被转发。“锦鲤”热是群体非理性特征的典型表现,在群体的暗示下个体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个人愿望,并有着可被他人理解的



动找到一个牵强的理由,为此还创造了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语:“打死磨嘴的,淹死会水的”。很多人认为,杠精是一种单向度的话语暴力,但据前年在网络上走红了一段时间的《东北孩子的妈妈都是魔法师,你想要什么,她就会把你变成什么》等帖子来看,其实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往往是在童年表达时常常受到压抑的人,在长大后成为杠精的可能性更大。

“杠精”之所以成为热词,还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常见特性,根本来看还是因为《奇葩说》《吐槽大会》等娱乐节目的视觉包装。当“杠精”脱离了它的日常属性,而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一种视觉文化时,它不再是语言和观点的交锋,而是交锋的场景;它动用一切视听觉的手段,其实是一种以城市生活情绪为载体的消费品。这就回到了开始的描述,“杠精”不光要“杠”,还得会做戏,要能根据任何话题提出自己的偏执意见。与知识分子型的杠精和非知识分子型的杠精都不同的地方在于,作为文化现象的“杠精”已经成了一种职业,它一方面确实部分起到了颠覆偏见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整合和平复情绪,让观众在激烈的表演过后忘记那些经过讨论的话题里真正宰制他们生活的核心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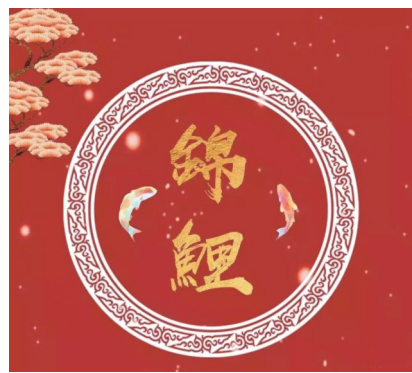
最后我想说,杠精固然讨厌,但终日接受惯例、习俗和常识恐怕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当人们说“要走出舒适区”的时候,难道走出“不爱争辩”的舒适区不在他们的选项之内吗?现在我们知道,泼冷水是一种类似于乱扔垃圾的恶习,但不表态也是另一种类似于不丢垃圾、任由其发臭的恶习。

对于一个被朋友圈点赞占据了的世界,杠精们无疑是一股清流,他们让警醒的人警醒,让沉睡的人睡得不那么踏实,而总有一天,他们也将警醒。

心理预设,但认真思考,就会发现“锦鲤”走红的背后并无任何科学性支持,只不过是“网上算命”的变体。

除了表征出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情态之外,流行语也在不同层面上呼吁加强社会管理,形成公序良俗。网络消费时代,千奇百怪的现象和莫衷一是的观点令人无所适从,个体在众声喧哗中倍感迷茫和孤独,由此又产生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呼唤正义和理性的声音极为迫切。“店小二”实际上是对深改过程中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的形象化说法,它成为流行语一方面表示了行政工作的态度和决心,是对社会的无声承诺,另一方面也表达着社会尤其是经济组织的期待。“教科书式”最早用以形容上海民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进行执法的做法,是对坚持程序正义者的褒扬和支持,它的广泛流行与很多见诸媒体的法律案件中罔顾程序的事实是分不开的。后来这种说法用来修饰一切严格遵循了标准化和规范化,具有典范性的做法,甚至被用来描述一些负面行为,后者则是在用戏谑的方式消解现实的沉重感。

与此相似的还有“巨婴”和“杠精”,“巨婴”的说法源自社会心理学概念,与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对人的行为解释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巨婴”的非理性行为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因多刷公交卡殴打司机、坐过站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坠江,到报复社会的凶杀行为等,我们已有过多次血的教训,但应当看到,不健康社会情绪的暗示也可能是诱因。“杠精”则指向了那类不辨是非,胡



搅蛮缠,以抬杠辩论刷存在感的人。

虽不了解评选标准和过程,但互联网无疑是促使这些话语产生和流行的关键条件。除了提供传播媒介平台之外,大部分流行语最早出现在网络中,“十大流行语”中至少有七个直接从微博、博客、视频网站等联网平台上产生。因此,这些话语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首先是民间性,大部分流行语并非刻意为之,只是网络中偶发事件中的话语与网民的情感产生了共鸣,因而流传开来,它们的生成是广大“草根”网民集中发力的结果,而助其流行的技术则是互联网数据算法,从这一点上说,群体在算法时代的“乌合之众”特征更加明显。其次是以去中心化和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解构性,一些语词的严肃意义被网络解构之后生成了新的含义,例如“官宣”,两位粉丝流量极大的演员结婚,同时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官宣”消息,之后很多人效仿,所发消息概称“官宣”,其实哪里跟“官方”的权威有关?还有一些流行语被用

当代女性与『巨婴』的精神博弈

郑绩



活,对于他们而言,白天工作,晚上经营小家庭、辅导孩子学习,是一个真正的奢望。不论男女,乃至孩子、老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是没有资格呈现出娇弱婴儿状的。底层妇女当然面临更严峻的性别不平等等问题,再贫寒的人家,也可能有巨婴等着她们,但是显然,她们的状态更糟糕。

吊诡的是,女性们一边抱怨着家里的男巨婴,一边还在培育着新一代巨婴。在父亲若有若无的状态下,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超乎寻常的紧密,不仅如此,父亲这一角色还被有意无意地隔离了。一方面是深陷沙发、不动如山的父婴,另一方面是甜蜜可爱、活泼贴心的儿婴,母亲们会选择谁?不言而喻,父亲与孩子本不该形成选择的关系,但是父亲一旦婴儿化,就将自己置入了与孩子平行的角色之中,筋疲力尽的母亲们只能二选一。出于自我保护,母亲们将孩子纳入胸怀,同时将巨婴们在精神世界中不断推远,最终,在母乳下成长的孩子们被无微不至的关怀培育成新一代巨婴。

日常生活现代化之后,家务劳动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变得轻松,而是日益细节化,更加繁重。尤其是现代育儿观念的普及导致了养育儿童成为技术含量很高,极其复杂精细的家务劳动。一夫一妻家庭要想维持运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不仅在劳动力上成为拖累,巨婴也是现代主妇在精神上的负累。他们不仅生活难以自理,精神更是难以自足。巨婴毕竟是成年人,他们不仅没有生理需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需要存在感,需要被认可被成就,渴求关注,和婴儿一样,对安全感有无限索求。

然而,正是当年可顶半边天的铁娘子养大了这一代巨婴,出乎意料之外,铁娘子们并没有教养出铁一般的男儿。如今,表面上如无敌铁金刚一般的老年老母们正在养育下一代,她们面临的性别困境比自己的母辈更甚。接受了更完整教育的她们,懂得平权的重要性,这让她们在无法平权的社会中更敏感。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不需要铁一般的男儿,作为权威的男性,以及

理所当然的父权。她们需要的是关怀、帮助、支持,以及与爱相关的一切。缺爱的母亲们,是否能够精神自足到不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情感依靠对象,不再将所有爱投注到孩子的身上,不再坐视巨婴父亲的不良示范,这些都是时代的考验。

无论在哪种结构的社会中,主妇都是决定家庭文化的关键。婴儿长为巨婴,并不是性别养育的结果,而是长大之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复杂太全面,女性在这些高要求下被迫成长,无法现出巨婴状。而男性则被允许可以接受宽容与供养。

很难说哪个环节出错了,出生时的性别歧视在大城市中似乎并不太多见,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了好几代独女,她们都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结婚时自由恋爱,以情感的名义结合,双方情投意合,门当户对,嫁娶相当。然而婚后,女性担起千头万绪,从娇弱千金迅速成长为全能主妇,而许多男性则永远巨婴,坐等肉身和精神的供养。是谁允许男性可以不必成长?或许是隔壁同样以巨婴为荣的老王,不断以保全家庭为理由劝女性隐忍的老阿姨,又或许是心怀怨怼却无法出走的娜拉,还有巨婴们的母亲们。

女性还是当自强,奋勇培育健康的下一代。精神上真正的自足,亦不必依靠儿女。听起来对女性的要求似乎又多了几项,然而无论在思想、精神还是实践上,女性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责任、苦难与骄傲,是新一代独立女性的宿命。希望下一个10年,巨婴这个词,因为女性的迅速进步而烟消云散。